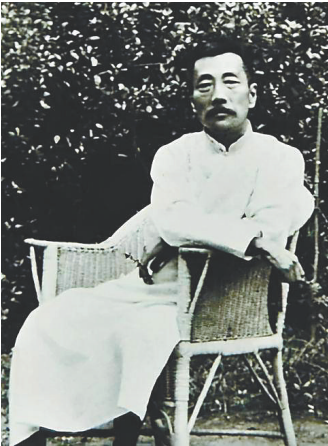


闲话文人 汪海
鲁迅与花草



鲁迅先生。 资料图

鲁迅先生从小就对花草有一种自然的亲近,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这篇文章中,鲁迅先生对百草园有细致的描写,由此可以领略到鲁迅对花草植物的感情。

据鲁迅弟弟周建人回忆:“鲁迅先生自幼非常喜欢植物,他所种的大都是普通的花草,没有什么名贵或奇异的植物,这表明他是真正喜欢植物。他种的植物有映山红、石竹、盆竹、老勿大(即平地木俗称)、万年青、银边万年青、黄杨、栀子、佛拳、巧角荷花、雨过天晴、羽士装、大金黄、芸香、蝴蝶花、吉祥草、萱花、金钱石菖蒲、荷花、夜娇娇、鸡冠花、凤仙花、茛萝松等等。草花每年收子,用纸包成方包,写上名称,藏起来,明年再种。并且分类,定名称,拿《花镜》《广群芳谱》等作参考,查考新得来的花草是什么植物。”正是通过种花草,鲁迅得以掌握了它们的生长特性。比如《花镜》上说映山红“须以本山土壅始活”,鲁迅在书上批注说,此种花“性喜燥,不宜多浇,即不以本山土栽亦活。”

在北京居住的十几年中,鲁迅换过几次住处,只要在一处住的时间相对较长,他就要种树栽花。八道湾十一号,鲁迅在此住了近四年,鲁迅在他住的房前亲手栽过两株丁香,一棵青杨。“青杨笔挺屹立在院中,俯瞰众芳,萧萧作响,深为鲁迅喜爱。”从1924年5月到1926年8月,鲁迅住在西三条二十一号,1925年4月,鲁迅请花匠在院内种植了丁香、碧桃、花椒、刺梅、榆梅、青杨,使小小的庭院更加幽静美观。

许广平在回忆录中写道,在她生下海婴的第二天,鲁迅先生便“非常高兴地走到医院的房间里,手里捧着一盘小巧玲珑的松树,翠绿,苍劲,孤傲,沉郁,有似他的个性,轻轻地放在我床边的小桌子上。以前他赠送过我许多的东西,大部分是书,和赠送其他朋友一样。这回他才算很费心想到给我买些花来了,但也并非送那悦目的有香有色的花朵,而是针叶像刺一样的松树,也可见他小小的好尚了。”

周建人曾经透露,鲁迅先生“喜欢讲草木的书籍的脾气一直保存着,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时候,有一天,看见方时轩的《树蕙编》,便买了一本。但不久送给我了。”对于一位并不从事植物学专业研究的人来说,能终生保持对植物花草的兴趣,实在是不易的事情,只有像鲁迅先生这样富有持久性和韧性的人才能做到。

鲁迅先生不仅自己喜欢花草,学习研究植物学,还劝别人也学习。这样的钟爱,除了喜欢、热爱这些理由以及鲁迅幼年时的经验外,最重要的理由,就在于周建人所总结的:“鲁迅先生喜欢研究植

物学,还别有理由存在,第一,他以为研究植物学材料容易拿到手。鲁迅先生又相信在当时这种社会里,每个人所做的职业,大都不会合于自己的趣味,因此,除自己的职业外,可以再学习些自己觉得有趣味的东西,这样,可以在学得知识的同时,还能得到娱乐。他以为学文字学,学进化论,都是好的,但植物学更适合于这样的目的。”

当我们翻读鲁迅日记时,便可发现,在鲁迅所买的自然科学书籍中,生物学占绝大多数,其他学科的书籍很少,其中植物学又占了相当的数量。从1930年开始,直到逝世,他都一直保持给植物记日记。在他的日记中,有记载的植物学书籍主要有以下多种:《汉药写真集成》《食疗本草的考察》《园艺植物图谱》《植物的惊异》《牧野植物学全集》《牧野氏植物随笔集》《东亚植物》《野菜博录》《植物集说》《植物分类研究》等等。可以说,对花草植物的爱好,真正贯穿了鲁迅的一生。鲁迅先生在文学创作和革命斗争之余,能将对花草植物的业余爱好保持如此长久,确实是罕见的。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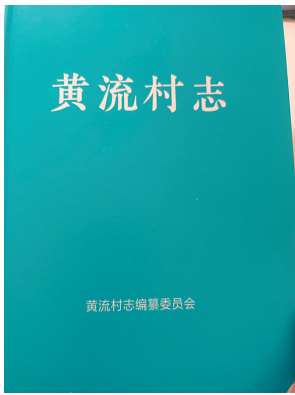
百味书斋 陈光润
仰望来路

怀着虔诚之情、敬畏之心拜读《黄流村志》,古今诸事跃然纸上,令人心潮澎湃,感慨万千。村志内容丰富,史料翔实可靠,文笔朴实,做到略古详今,有文有图,雅俗共赏。悉心研读这份宝贵的乡史,无论是像我一样远离故土的游子,还是坚守在这片热土上的父老乡亲,都为之热血沸腾,不仅从中感怀人情世事的沧桑,还感知家乡历史的变迁。

黄流村位于琼岛西南的一端,西接一望无垠的千亩盐池,南临碧波万顷的南海,北枕雄壮威武的尖峰岭,地理位置优越,人杰地灵,风土厚重。

黄流历史悠久,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足迹。黄流也有千年历史的称谓,据《宋史·地理志》记载,崇宁五年(1106年)设置延德县的记述中已出现“黄流”的地名。最早涉足黄流的汉人黎姓先祖,于南宋建炎年间(1127年前后)迁徙到黄流玉帽山定居,接着又有不同姓氏的先祖从各个不同区域陆续落户黄流,相聚在这方热土上,明代逐渐发展成村庄。从南宋至今,已跨越900年,遂成陈、邢、孙、李等59个姓氏100多个家族的大村落。历史的烙印赋予这片热土深厚的文化底蕴,从这里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俊杰贤士,仅明清两代就产生56名贡生,也造就了文艺之乡、文化之乡、书法之乡等各种称号。

改革开放后,伴随着家乡发展步伐加快,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,家乡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飞跃,一个崭新、美丽的黄流屹立在琼岛西南。



《黄流村志》封面。 资料图

有道是:太平兴文,盛世修志。1995年3月,在当地乡贤邢福壮等人的推动下,各方有识之士积极行动起来,群策群力,筹集资金,搜集文史资料,制定篇目,编写修改,咨征各方意见,几经修改完善,历经4年编写出了《黄流村志》,把先人奋斗的足迹和黄流历史变迁定格于这本沉甸甸的乡土史书中。村志为先贤立传,为家乡立品质,为后世垂范,让讲道德、重情义、尊儒敬贤的行为成世人尊崇的风尚,志书是黄流的百科全书,是黄流人共同的家谱。

作为生于斯、长于斯的我来说,透过此志全面了解家乡深厚悠久的历史,倍感欣慰。我们的祖先皆从海岛之外千里迢迢跨海而来,在岛西南一个荒芜的乡野扎根落户,从此往后,黄流儿女世世代代在同一块田园上共呼吸,在同一个村落里共命运,这是一种亘古已久的缘分,一种源远流长的缘分,如此修来之缘分更应珍惜。《黄流村志》的修纂和面世,从文化层面贯通当地人文意识,更能从内心世界拉近乡亲彼此的距离。

说起我对乡史的兴趣,源于年少时的一次扫墓。11岁那年,清明节,父亲带着我到黄流镇抱二村一个叫龙泉的坡地参加祭祖活动。这是我第一次给先祖扫墓。龙泉是我曾祖父陈锡熙一代及以上先人的祖葬地。当我看到曾祖父的主碑正中刻着一行大字:“奉政大夫钦加五品衔、琼州府学正堂拔贡生”,心里着实吃惊,年幼的我对古代官职并不了解,但知晓碑刻上的五品衔比在影视剧里看到的七品知县的官职更高,曾祖父并非平庸之人。

清明之后,我躺在床上,辗转反侧,难于入眠。从我记事那天起,在自家园子那棵结满黄灿灿果子的杨桃树下,常听父亲讲起曾祖父拔贡公的过往轶事,父亲讲得文采飞扬,生动活泼,听来情趣盎然。这次扫墓之后,心中更为感慨,没想到曾祖父是如此显赫之人,虽未曾见过真容,但能想象出拔贡公的伟岸身姿和斐然才情。

随着年龄增长,我对乡史的兴趣愈加浓厚。为了追寻拔贡公等先人的足迹,我虔诚地翻阅泛黄的古籍书页,字里行间,先贤们的呼吸依旧灼热。我闭上双眼,细细感受他们留下的智慧和风尚。工作之余,我更是深入乡野,对家乡已被湮没的人文历史进行挖掘和考证。

为了能搜集到更多与家乡相关、有价值的史料,我大量阅读官方史志记录,不畏严寒酷暑,奔走于乡城郊野,搜集遗闻,辨别真伪。尤其在收集家谱和碑文方面下了一番苦功。早前的家谱和碑刻,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地名、地域变迁等情况以及蕴藏着本地人文的珍贵信息,是极其重要的历史资料。这些旧风物如同那个时代的历史承载者、亲历者和知情者,如不抓紧时机挖掘、采集和保护,随着时代更新和环境变化,将不可逆转地衰败和消逝,犹如老天关闭了一个个历史信息之窗,因此挖掘工作显得尤为紧迫,稍有怠慢,后悔莫及。作为家乡儿女,饮着家乡水,品着故乡情,时刻眷恋着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,不辞辛劳,不计报酬。回眸历史往事,仰望来路,磨砚挥毫,做真实的传承者和继承人,撰写一批家乡题材的历史散文,使得家乡的史料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、积累、补正。

我是一个寄居在海岛最北端的游子,异乡有我的家庭,有我的事业,但锁定我内心的,是魂牵梦绕的家乡,家乡有我童年的印记,有我迷恋的乡景,有我长眠于那涯、龙泉的祖先,家乡永远是我梦境升起的地方。图

收藏小记 吴文生
把乡愁装进水缸里

那一年,哥哥回老家修理故居,拆除旧瓦顶前,特意给我打来电话,叫我再忙也要回去看看有哪些我喜欢的老家具,赶快拿去收藏,免得损坏后无法再复制。我觉得他言之有理,于是放下手中的活,专程回老家与哥哥商量有哪些值得收藏的老古董。

其实,我们姐弟三人心中都很清楚,父母辛苦了一辈子,一把汗水一把泪把我们拉扯成人,又用他们勤劳的双手一点一滴积攒的血汗钱,盖起一间供我们安身的半成品瓦房,所有的心血和家底都用在咱们姐弟的读书上,要说有收藏价值的,就是我们每天生活都离不开的那三样东西——石舂、谷磨和水缸。尤其是那个水缸,是当年母亲花了三元人民币,从广西北海运到光村的。从那个时候起,全家人每日里吃饭、洗衣服、洗澡、喂猪的生活用水,都来自这个水缸。而水缸里的水,是靠一根扁担和两个水桶从一里外的“西边井”挑回家的,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,家家户户都打了自家水井,才停止了挑水。我曾经做过一个测算,这个水缸我们用了四十年,总共装了约3504吨水,相当于一个山塘水库。由此可见,它所起的历史作用和经济作用,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,更不用说,它伴随我度过了童年、少年及青壮年时期,这种感情更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。

我打量着水缸,发现它外表的品相和当初见到的基本一样。我又俯下身子,用耳朵贴着缸边,用双手指关节轻轻敲打,水缸发出脆耳的响声,证明它还完好无损。我不由感慨万分,当年北海那些能工巧匠精湛的工艺实在令人佩服。后来,我把它搬到驻地,用清洁剂把它里里外外清洗一遍,晾干后,放在我的卧室收藏。

从此,我每次回老家,总要先看看水缸才上床休息,有时还没入睡,往事又萦绕在我的脑海,挥之不去。记得我上小学五年级那年,看母亲每天都起早摸黑地挑水,沉重的负担使她汗流浹背、上气不接下气,我不由同情和心疼母亲,便向父亲提出要替母亲挑水。父亲开始不同意,想让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读书上。在我一再坚持下,父亲只好妥协。

我按照父亲的要求,在左右两个桶各装了一半的水,却找不到扁担上的平衡点,走起路来,两边桶里的水不断地溅出来。此时,我才悟到书本上所讲的“半桶水却淌得很”的真正内涵。更有意思的是,有时由于走路姿势不对,后桶滑到屁股边,前面的桶因失重而跌落在地,水洒了满地,把我的衣服和裤子都弄湿了。墟镇上的女孩看我这副模样都哈哈大笑。后来,父亲特意给我做了一对小水桶。从此,我每天放学后,我便和那些女孩一起,轻松自如地帮母亲挑水,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
20世纪70年代,我从部队退伍回乡,那时已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,当年的杉木桶已被马口铁桶取代。挑起两个铁桶的水,于我来说,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儿。有时,不用扁担两只手也可以将两个桶的水提回家,过去挑满一水缸需要一个来小时,那时四十分钟不到就搞定。

几十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,水缸里的乡愁成了我们这一代人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。前年的清明节,我携全家大小回老家祭祖,孙子在卧室里看到了这口水缸,好奇地问:“爷爷,这是啥玩意儿?”我应他:“这是水缸。”“水缸是干什么用的?”“很久前,太爷爷和太奶奶买来装水供我们全家人煮饭、洗澡、洗衣服。”“可现在都有自来水了,你还留它干什么?”“留着它,是对我们祖先的纪念,知道我们是怎么过来的。”“爷爷,我明白了,我长大后也要像你一样,好好地珍藏它,把水缸继续传给后人。”图